

珍宝蟹记

唐 韧

到温哥华的第二天，是给大家修整、倒时差的假日，女儿跟我商量着去温哥华最大的渔港——史蒂夫斯顿渔人码头找珍宝蟹。这是北太平洋有名的蟹种，据说肉很多又密实，一只二三斤。按渔港每日发布的上市品种目录，昨天就有珍宝蟹。

我们娘俩都是螃蟹克星（嗑星），就连读《红楼梦》，也是吃螃蟹那两章记得更牢。薛宝钗家当铺伙计地里产的蟹，照周瑞家估摸，“一斤只好秤两个三个”，算起来一只重老秤四两到半斤（八两），在大闸蟹，这已是“极肥极大”的规格。稻田小格局，长不出太大的家伙。看网上有人在博客里写，20美元就能买一只两磅的珍宝蟹。女儿说：“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来一只——就不知好吃不好吃。”

据说印尼人倾家荡产也要吃榴莲，我家吃螃蟹也算不惜重金。小时候在北京，吃的是河北胜芳的蟹，钳上有黑黑的绒毛，味道香甜，应该就是大闸蟹；后来不多见了，好像粉碎“四人帮”时按“仁公一母”穿一串卖的也是这种蟹，只是个头小了。大串联在泉州吃过沿街卖的海蟹，味道也不错。广西夏天也产蟹，青蟹、花蟹、老虎蟹，肥美的膏蟹，都见识过，当地老师还教会了我挑海蟹，蟹身厚、分量重的，肉多；夹子的尖尖成紫黑色的，膏多。女儿留学时吃的是大西洋蓝蟹，她本来吃蟹过敏，要喝紫苏水解毒，老天可怜见，吃多了，也脱了敏。和她先生去东南亚玩，在泰国

吃过皮极薄的缅甸黑蟹和兰花蟹，黑蟹据说略有异味不宜清蒸，加了很厚的作料，肉还有点面，印象不佳；在马来西亚吃的是青花蟹，个大、便宜、肉多但略糙，她先生原嫌螃蟹麻烦，对这种可以大口吃肉的螃蟹青眼有加。可我们俩一致认为，吃螃蟹到底不是啃猪肘子，还是网上15元一只的阳澄湖大闸蟹才像螃蟹。近年重庆养殖业发达了，每年秋天本地的大闸蟹，好的并不比阳澄湖的差，又比较便宜，可以多吃几回。女儿的结论是：所有的海蟹，都要输给大闸蟹。

去渔人码头的路上，一直在嘀咕，这个珍宝蟹会不会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光有傻大个？如果败给重庆大闸蟹，岂不白惦记了？

这个温哥华最大的渔港今天冷冷清清，没几条船。依次找过去，今天非但没有珍宝蟹，啥蟹都没有！船家说不在季节，况且当日是当地的“家庭假日(family day)”，许多铺子都没有开张。拎着一条鱼和两斤虾上车，不免叹息与珍宝蟹无缘，坐了这么远的车，连照面都不曾打一个。忽然，后面一个讲沪味普通话的同胞搭话了——有道是，此行得遇贵人，该着我们圆珍宝蟹之梦。

这位上海先生有六十多的样子，移民温哥华九年了。

“怎么没有珍宝蟹？我们经常海钓的，珍宝蟹、帝王蟹，吃得多了！”

听那个意思，他们似乎是有个海钓组织。钓多吃不完的能卖给国内来进货

益，因为土性主安。银川则不然，如果说西安是土性，那么银川就是水性，因此春有百花争艳，夏有百果争实。土性安静朴实，水性活泼时尚。银川的时尚有些人应接不暇。一个新生事物，银川第一时间就有了。

一次，陈忠实先生和张贤亮先生见面，我感觉就像是西安和银川在会面。那一刻，我在想，如果把陈忠实先生手里的大棒子雪茄换给张贤亮，或者让陈忠实先生穿上张贤亮先生常穿的浅褐色条绒裤，该是一种什么感觉。因此，陈忠实先生的代表作注定是《白鹿原》，张贤亮先生的代表作也注定是《绿化树》。一个是土生金，一个是水生木。

我的长篇小说《农历》在西海固酝酿，在银川发表，也是五行运化。在土性中长成，在水性中滋养，这是木性的宿命。《农历》原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，最后却落到上海文艺出版社，还是五行运化。上海是东，东方属木。北京在北，北方属水。果然，《农历》经北京有了影响。现在，它被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，是木生火，开始真正兑现它的天命了。从银川，到武汉，木火相生。

相比西安和银川，我在想，兰州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像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张贤亮这样的特别著名的作家，仔细一想，还是五行。相比西安和银川，兰州在西北，金水性，金性坚律、整齐、智巧，主战略，生智慧。因此，兰州虽然没有特别著名的作家，但整体实力强，特别是诗歌和评论。评论代表性人物是雷达先生。正如此名之暗喻，他是一位文学跟踪者，监测者。

城市有五行，作家亦然。作家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刻画一座城市的精神肖像的过程，本身就是生成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的过程。一定意义上，他们作品的精神高度，就是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，也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厚度。

相对媒体表达，文学更加具有永恒性，因为作家和城市的成长具有同步性。恰恰一个孩子的成长，他不可能速度化，也不可能促进化。因此，它更自然，更真实，更有时空密度。

因此，一位作家的成长史，很可能就是这座城市的成长史。要成长，就要呼吸这座城市的精神空气，尝遍这座城市的文化百味，感受这座城市的思想脉络。

最后，二者会按照他们的最大契合度，互相成就，互相代言。作家为城市代言，城市也为作家代言。这种代言，从精神气质上，细细考究，五行在其中。

城市五行

郭文斌

按照全息论的观点，局部具有整体的全部信息。作家也是市民，不同于他人的是，他是一种自觉的审美生存，自觉的向善生存，自觉的求真生存。因此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一座城市的隐喻。随着作家知名度的提高，读者群的扩大，他的文字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共振源，它所形成的共振效应，将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市民的认知方式、价值导向、行为习惯，提高城市的能量级。

一位作家之于一座城市，如同男女恋爱，是两情相悦的事情，也是缘分的事情，最好的组合当然是情投意合，用中国古人的说法，要有夫妻相，用现代人的说法，必须“贴”。正如贾平凹和西安很“贴”，张贤亮和银川很“贴”，如果把他们两位换一下，人们马上会觉得不对劲。一个灵魂降生到一片土地上，是因为他和这片土地的缘分；一位作家终老于一座城市，也是和这座城市的缘分。这种无法抗拒的缘分，事实上就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性。

古人是通过阴阳五行认识缘分的。就我生活的银川来说，从名字看，就是水性。因此，当年征集城市精神，我建议为“贺兰浩然，长河不息”。木要参天，必须根定；花要常开，水要不断。山水齐备，万木生发。“浩然”主定，“长河”主动。“浩然”挡风沙，护黄河，“长河”育谷木，养万民。这个城市精神，作为银川的标识，不但具有诗性、象征性、寓言性、不可替代性，而且放到全国看，个性鲜明，容易识别，方便传颂。果然，顺利通过，大家都说好。

相比银川，西安属土。因此，西安人普通话说得再好，你也觉得怪，因此，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，大家都讲普通话，唯独陕西委员说土话，无论是陈忠实先生，还是贾平凹先生。听他们说土话，你感觉很“贴”。正如秦腔，压根就和普通话合不了调。因此，到西安，你会感到它的速度就是秦腔的速度，它的音色就是板胡和唢呐的音色。因此，现代剧团把西洋乐弄进秦腔，那纯粹是胡闹。秦腔本来就是土戏台唱的，本来就是草台班子的行当。

古人认为，五行之中，土居中央，因此，十三朝古都在西安，这是天人互

的商家。几家国内航空公司运海鲜的大冰柜里，也有他们钓的蟹。飞到上海或其他大城市的珍宝蟹，现在身价已飙升至300-500人民币一斤。

“这个里士满区，52%的华人，一上街都是中国险。瞧瞧这市场，老火了！钱都让阿拉中国人赚了,Richmond(里士满)住的都是Richman(有钱人)啊！”

老先生怕我们找不到买蟹最好的去处，专门绕道把我们带到此地最大的华人市场“公共集市”门口。我们谢过了。他笑咪咪道，见了同胞总归要帮的。

这个集市由经营各种生鲜的小店拼成，有点儿像国内的农贸市场。一进去就是海鲜店。活珍宝蟹在老大的玻璃缸里，分成“单钳”(6.99加元一磅)和“双钳”(9.99加元一磅)两种销售，怕有上百只。大小差不多，只是单钳蟹缺一个钳子或一条腿。珍宝蟹不卖母的，遵照保护海产资源法，捕到母蟹须放生，食用售卖母蟹必遭重罚。



笔会

东方的红苹果

(布面油画)

王向明

毛豆是我们的外孙女，住在北京。

那年“五一”休假，女儿女婿带着一岁两个月大的毛豆回来。含怡弄孙，天伦之乐，可毛豆总是躲着我。那天，趁毛豆高兴，我把她放在膝盖上颠动：“骑马了，得得得……”毛豆一脸迷惑，没有反抗，但一会儿，脸色转阴，嘴巴瘪起来。情况不妙，我减慢节奏，左右腿轮流颠动：“骑骆驼了，各驾、各驾……”毛豆目光转为柔和，嘿，她接受我了。我让自己后倒，把膝盖高高顶起，然后起身，放平膝盖：“骑大象了，拱——、拱——。”毛豆一脸迷惑，几个回合，毛豆咯咯地笑起来。哈，她接受了我，“骑马”打破了我们隔阂。

毛豆喜欢弄出点响声，我给她的，那个装了几颗糖豆拧紧瓶盖的药瓶常常惦记着，拿到手里，摇一摇，看看你，笑一笑，“噼啦噼啦……”不怕笑话，药瓶竟成了毛豆出门带着的首选玩具。看来弄小孩，花钱是其次的，还得多动脑筋。

毛豆喜欢到屋外去，但她的视线不肯离开外婆和妈妈，而她们又往往忙着自己的事情。我试着让毛豆摸摸壁、门把手、栏杆、窗台、楼道里的画，摸各种不同的颜色，摸光滑的、粗糙的、冰凉的……摸着，摸着，毛豆就被我带到小区里玩了。

毛豆三岁四个月了，暑假，我们去北京弄毛豆。

坐高铁到北京，下车，毛豆笑着跑来，到了面前却又闪开，我一把抓住她，托着她的鞋底，把她高高举起，她喜欢：高，能看到所有人的脑袋。车上，毛豆坐后排右侧安全椅，我坐副驾座位：“外公，你的手不能过来。”她在提醒我玩專屬游戏“握握脚”。我就把两个手反在背后抓她的小脚，她时而躲避，时而用脚点我一下，笑声不断。

毛豆在儿童乐园有点门道了。她蹦床，碰上勇猛的男孩就悄悄退出，说是怕；滑梯时，她会把手和脚翘起，滑出很远，为之得意；累了，就荡着

我们买了一只约两磅重的单钳蟹，还不到13加元，也就60块人民币，心里直叫便宜。小贩把它讨好装进纸袋，我们就开开心心回府。

大火开后10分钟，上桌。雪白的蟹肉一朵朵地张着，好生可爱，无愧北太平洋的尤物！把包括阿拉斯加雪蟹在内的一切海蟹都比下去了，一丝丝的蟹肉抱成一团，有一点弹，鲜中透甜。

“比大闸蟹如何？”

“平分秋色吧。毕竟一个河蟹一个海蟹，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。”

“只是珍宝蟹肉全在腿上，就不能‘把那小腿子胫子给他点子吃也就完了’那么大方了。”

吃着螃蟹，我们又分析，为什么渔人码头没有珍宝蟹（似乎也不能算“不在季节”），华人市场却有那么多？

原因可能是，洋人不“嗑”螃蟹，只吃扒好的蟹肉。他们的超市不卖活蟹，只卖分解好的熟雪蟹腿、蟹饼、蟹肉糜之类。但同胞们的观念是螃蟹要现蒸现吃，且只有“自己掰着吃香甜”（薛姨妈语），这样加工蟹肉对同胞们如同“熊的服务”，吃力不讨好。

“还有，”女儿一边细细挑着夹子肉，一边学着孙建弘“百家笑谈”拍拍桌子：“本老师发现，仅就螃蟹一事，就能看出中国人为什么能当Richman(有钱人)。你看渔人码头那几个卖海鲜的小哥小姐，戴着手套小心翼翼的拈鱼拿虾，生怕扎了手，你还指望他帮你收拾？嘁！咱中国人卖螃蟹，不劳吩咐，几下下去，清清爽爽，回家一蒸就OK。天道酬勤呀，你说中国人不发财财给谁发呀？呵呵呵呵。”

没有比赛场上运气之好坏对球员意志力的考验更为严峻的了。在欧洲杯或世界杯的赛场上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，两支实力相当之球队，一方的球员，接二连三射中球门柱，最终却以一分之差，惜败于对方。落败的一方，假如运气稍微好那么一丁点，三个射中球门柱的球，哪怕有一个偏进球门，结局就会完全不同。运气之重要性如此。

运气不但存在于球场上，而且贯穿每个人的一生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，某某人某事不顺利，别人会说他运气不佳。那么，运气在人之一生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？我好打乒乓，请允许以此喻之。

以三局两胜、每局十一个球为例。遇到一旗鼓相当之对手，在第一局中，他居然打出两个擦边球直接得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如果这两个球出现在前半场倒也罢了，毕竟仍有回旋之余地，假如其出现于后半场，甚至局点，那可真是要命。又如在一局中对手打出两个擦边球，直接攫取胜利果实，那也算了；可在下一局中，他竟然又打出了三个擦网球，真让人徒唤奈何。

这样的情况并非罕见。遇到此种情况，如擦边球出现在前半场，我会安慰自己，还好不是出现在关键时刻；假如真出现于关键时刻，并且对手因之而直接得分取胜，我会对自己说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均等的，这场他运气好些，下一场运气说不定就该轮到我了。如若在下一场他运气仍然那么好，并且最终取得整场之胜利，我会友好地同其握手，向他表示祝贺。来日再战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

我没做过严格的统计，但大致看来，假如你同对手毕生就打一场球，运气之倾向可能是唯一的。而如果你和对手之间，半年或一年之内多次对垒，据我之印象，运气光顾两人的机会差不多是均等的。所以，遇到运气不佳之时，我从不生气，因为生气又有什么用呢？运气又不因你的生气而改变方向与落点。

其实，运气对比赛的影响极为有限，即使对手因打出两个擦边球直接得分，那又如何？不过只有十一分之二吗！关键是你对你心理产生的影响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老辣的对手之所以老辣，不外经验丰富，而这丰富之经验里面，就包含他善于打心理战。如若两人旗鼓相当，那么，心理素质好的一方取胜之可能性要大得多。我的对手老L便是如此，论技术我与他不相上下，可他极善于打心理战，如比赛开始之前，他会提醒你注意“这一局我要用正手发球了”，或“这一局我要发动进攻了”云云。当然，这种直接干扰对手之做法，在正式比赛上是决不被允许的。可谁让我们是业余选手呢！表面看就一两句话而已，可你不要小看这一两句话，要知道，两军对垒，心情紧张，任何言语，都可能严重干扰对手之心理平衡，而一旦将对手的心理平衡打破，那是比三分之直接得分的擦边球还要厉害的。我吃这样的亏非止一次，到了后来，不得不在比赛开始前警告他，不准用言语干扰对手。这个时候，他会说“这局我不说话了”，表面看是一种积极的姿态，实质上

弄毛豆

吕六一

听到这歌声，我就知道安全到家了。”她这样说，我们还是一愣：这个年龄上，小孩对语言的感受和表达的速度快得出乎意料。

毛豆有点大了，一盒积木，不过十分钟搭好小楼。此时，她趴在地板上，侧着脸发呆，自言自语说：我要看看效果。于是边上的草地、推车、人物、牛羊一一摆放正确。嘿，建筑师的模样。

外出时，毛豆常常要我抱，这很累。我跟毛豆说，外公跟你是湿手捏面粉，分不开了。毛豆说，湿手怎么能捏面粉呢？我让她感受，面粉成了黏在手上的胶泥。她似乎体会到了自己的黏糊劲儿，但我不会让她伤心。我问她：什么时候我们会分开呢？她想了想：读书的时候。对，你读大学的时候，要住到学校去，那时可能真得分开了，但现在不会。于是她开心地抱住我。她再要我抱的时候，我说：你是湿手。她找我岁的时候，她说：湿手来了。我要抱她的时候，我说：今天外公是湿手，她就说：面粉来了。扑到我身上。

其实毛豆小时候，滑滑梯笨拙，滑板车不敢，吃饭极慢，不喜欢识字，去了一天音乐班，也说不开心，她爸妈开明，从不强求。

毛豆近五岁了，又来上海。那天陪她去迪士尼乐园，回来路上，她忽然提出：“外公，我有小矮人吗？”我想了一下：“有啊，你有十个小矮人呢。”“在哪里呢？”我举起手指给他看：“我们不是有指套玩偶吗，套上

就仍是一支暗箭，旁观者不明，而作为当事人的我是很难躲过这支暗箭的。

何止对手的干扰会严重影响我们之心理平衡，就是旁观者的一言一行，有时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。比如比赛时，来了个熟人，我就想在熟人面前表现一下，急躁冒进，拼命进攻，结果欲速则不达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还有一次，我先以大比分取得第一局之胜利，对手似乎全不在状态。结果一旁观者言“郁土这局肯定输”。他就那么随口一说，可自始至终，我心里一直装着这个预言，并赌气似的要战胜它，这一局，我似乎不是在与对手打球，而是和那句该死的预言作战，我想，一定要取胜，让你这句预言落空。我就像中了魔咒似的一直想着这句话，似乎不是在打球，而是在打那句预言，于是球场气氛大变，我像完全换了个人似的，结果以大比分落败。一句别人随意说的玩笑话，导致了我的惨败。心理的作用有谁说不大？

而运气对一个人的影响犹如此二者。它就像是一小勺卤水，有可能完全改观你这一大锅豆腐汤。所以，当否运来临时，你且不可自乱阵脚，而是要将心态放平和，认真对付每一个球。这样的话，坏运气反而可能激发你的斗志，刺激您更加努力地去比赛；相反，好运光顾的一方，却有可能沾沾自喜，从而轻敌失去比赛。以我之经验，一场比赛的胜负，实力占泰半，状态与临场发挥占大约三分之一，运气之好坏就包括在这三分之一里。然如处置不当，则这小小的运气球，极有可能毁掉你占优的实力，让你输给实力明显不如你的对手。这样的教训，我有过不少。

球场上的运气任是谁也无法逆料与决定的。我所能做的，只是加强自身之实力与心理素质，尽可能将此二者壮大再壮大，从而大大降低运气影响的程度。小小的球场其实是人生的一个缩影，实力、机会、心理素质、运气、主客场因素等等混合在一起，促成了最后的比赛结果。我们所能做的，便是充分把握自己所能控制的部分，而忽略那些不在掌握之中的。人生再复杂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去就是小矮人了，并且外公可以帮你做那么多事情，可以抱你，小矮人还做不到呢。”毛豆似乎认可了，又问：“外公你有小矮人吗？”“也有啊，就是你的手，你拉着外公散步，外公感觉自己就成了白雪公主。”毛豆笑了，蹦跳着拉着我的手向前。

毛豆的运动越来越大胆。蹬滑板车敢摇晃着把手向前冲，小区里的健身器材也能玩出点花样。一次我在电脑前做事，她越过沙发爬过自己那张有围栏的小床，跨过我的肩膀在我腿上得意地坐了下来。看着那只堆满玩具和衣物的小床，我说毛豆走过万水千山路，坐到外公的什么椅子上了呢？“高低不平。”毛豆脱口而出。于是万水千山路和高低不平椅成了我们的暗号。按她父母规定，毛豆一天只能在电脑上玩一次连连看或做冰淇淋等游戏。悄悄地，毛豆会说：外公，我要坐高低不平椅；我一时高兴，也会招呼：毛豆，我们去走万水千山路。当然这样的行为被迅速发现和阻止——隔代教育住住会宠有加。

毛豆的问题也越来越多，一天从幼儿园回来：“妈妈，老师今天说我吃饭慢。”“嗨，今天你是臭毛豆。”“那你今天呢？”“妈妈把工作做好了，是香的。”“那毛豆加妈妈怎么样呢？”“……好吧，就算你不臭了吧。”“我明天好好吃饭，就是香毛豆了。”“对呀，明天妈妈加毛豆，妈妈就更香了。”毛豆略略迟疑：“不行，妈妈你会懒惰的。”妈妈抬起头看着毛豆说：“哦，那怎么办呢？”“不要加，我自己做香毛豆。”毛豆脸色郑重，分明看到她在体验某种认识。

是的，毛豆长大了，她眼前有了更广阔的天地。弄毛豆，一个“弄”字其实远远不能概括我们和毛豆的生活。毛豆的率真和活力时时感染着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年龄上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，感受着天真无邪的快乐。



人间烟火